



在我结识的多才多艺、兴趣广泛的人中，以泳友崔以泰教授格外出彩。他年轻时喜欢举重，后来成为国家一级举重裁判，在省市级的大型运动会上做过裁判员，至今还保留着国际举重裁判的头衔。他收藏的“世界医学邮票”，被评为“全国之冠”，获颁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一等奖，并连续五次获国际邮展金奖，同时编撰了《世界医学邮票大观》、《邮票上的医学故事》等多部厚重的大书，俨然成了这方面的“权威”。其实他自小学医，医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，直至副院长、天津医科大学党委书记。

上个世纪80年代，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“临终关怀研究中心”，随后又在医大二院创立“临终关怀科”。美国德瑞克大学教育学院院长、东西方死亡教育学会主席莱尔教授尊他为：“中国从事临终关怀事业的第一人，开创了中国的临终关怀学，当之无愧是中国的临终关怀之父。”他先后还创建了天津宁养院、天津怡泰医院，曾被李嘉诚基金会和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授予用纯金铸造的“业绩奖”及“终身成就奖”。还获得过中国性学会颁发的“科学进步一等奖”，以及美国雪兰多大学授予的“杰出领导奖”……如今崔以泰身上至少还披挂着十几个头衔，我曾问他：“若只能保留一顶帽子，您选哪一个？”他脱口而出：“诗人！”

## 诗性人生

蒋子龙

呀？写出什么样的诗、写了多少诗才可称得上是诗人？诗坛上有一种现象我始终说不清楚，也不知该如何评论：天津有自发的群众性诗社20多家，加在一起上千人，其中有一个都是厅局级干部组成的诗社，专写古典诗词。还有家经营非常好的天安公司，从总经理到员工都写诗。每年春天，各诗社联合在桃花堤举办诗会，堤上堤下桃花如海、诗歌如海。他们写诗主要是自得自乐，有机会交流时就朗诵一下自己的诗作，与诗友们同乐。尚手里有闲钱，印成集子散发给朋友，也算是发表。在他们身上，诗显然还有另一种作用：“以诗养生，以诗养业”。还以崔教授为例，因写诗心灵生肌蓬勃，生活情趣丰盈，年近八旬，热情洋溢，凡有聚会，兴致一上来张口就是诗，引吭高歌。心里有诗的人，活在一引诗性中，有时现实就成了他的歌，在别人看来很难很复杂的事情，比如创建一座又一座的医院，选地址、跑批文、筹款、建楼等等；比如将天津医学院纳入国务院《211工程》，进入全国重点建设大学的行列并升格为天津医科大学，这些都让人一听就打



### 不怪集

心里发怵的事情，崔以泰于得不急不乱，甚至看不出他作过多大难，有条不紊地一件件都办得功德圆满。诗情濡染他的生活，在人生的转折点、凡经见过并让他心有所悟的事物，必有诗作产生。将他的诗连起来就是他最真实的自传，见证了他大半生的心路历程。

最近网上有个帖子传得很火，说中国人正在沦为一个不阅读的民族，在车站、码头或候机大厅里，人们都在玩手机或打电脑，很少有读书的。而崔以泰从美国费彻伯格大学讲学归来，一登上飞机就开始将他在美国的零散感悟整理成篇，一路上竟埋头写了8首新诗。快到北京时，邻座的金发女士忍不住好奇，主动跟他搭讪，他即即兴选了一首刚写的诗解释给那位美国女士听：“地球不平，人间不平，心中尤不平；苍天似平，静水似平，心平方能平。”那位女士随之也介绍自己是服装设计师，或许是他受他的影响，在飞机上突然有了灵感，竟也一气设计了三套服装。不管怎样，因勤于写诗而有点这样的际遇，不也是一种美好、一段佳话吗？现代人抱怨诗歌的影响力小了，却不要忽略了那些业余诗人们，以诗句启发心智，点亮自己的精神，既是人格的超越，又是人生的凝聚。写诗会滋润生活，有诗样的人生也是一种精彩。

出酒店门，两边是一溜沿街商铺，出售当地特产，或手工小玩意，正对面是“西岭雪山”。来时正值盛夏，休闲桌椅随意摆放，木质本色，没铺台布，头顶巨大太阳伞，排成一排。游客三三两两，或星散独坐，偶尔眼神交流，多安安静静，不聊天，不说话，甚至姿势久坐不变。看装扮，多是度假客。人人静坐，无语无声，面对一座皑皑雪山，视线中间夹带草地与树木，树都巨大，松科植物，满眼满眼的绿。心神安定，暂时忘记上海的酷热溽闷。看一阵，喝一口，小桌上啤酒管够，本地特有，新鲜直送。友人说，此地素日人烟稀少，只有寒暑两季，游客渐渐增多，这种无奈状态，彼此默然，陌生人相聚于此，短暂的家人，于小镇是难得的闹猛。此景难求。

酒店不远处有几户民居，三层小楼，错落别致。门前堆着十来个长方形木箱，该是专门定做的。走近看，木箱里种养各样蔬菜，

青葱、茼蒿、茼蒿，还有些我叫不出名目来。叶脉葱茏，翠碧可爱，茼蒿叶肥厚巨大，茼蒿秀发四垂，看样子，主人种菜并非意在采收，任其肆意生长。倒给到此游玩的客人，一种意外收获。

## 静止的美好

王蓉

我们晚餐吃得过饱，出门散步。入夜，酒店两边，前前后后，小镇本地居户家家门前悬挂大红灯笼。白天没注意，此刻发现灯笼形状彼此不一，有圆形，有圆柱形，还有八角形，友人说，灯笼均为村人自制，唯一统一是颜色，嫣嫣猩红，于墨漆黑之中，倒正契合。微风吹过，灯笼微微摇头。经过阡陌长巷，无车无人无声，一切静默，想起白天散坐在酒店窗外观景的游客。时间似乎静止。偶尔一户人家开了一扇小窗，电视机里有人影晃动，竟也声音极低极小，这是梦境里常有的沉寂背景。我的心底忽然莫名有些沉重。使劲回忆都市的嘈杂，耳膜习惯了的那种喧嚣。脚下

石板小路，我的高跟鞋子“窸窣”作响，我与友人一路无语。有一只野猫窜出来，眼睛里淡淡绿光，它定一定，看着我们，画面沉静，而后微微一跃，小猫不见了踪影。我不觉长舒一口气，身体反而像地轻松起来。

第二天太阳高悬时，我们去登山。游客登顶多乘“列车”直达。登顶时间缓缓，每到达一个高度，车厢厢体会调换颜色，绿皮、黄皮、红皮。眼前茫茫一个世界，厢体外醒目，脚下白色峡谷，有滑雪者于绿黄红三色之间穿插飞过，像流星一闪，镜像迅疾，无法捕捉。登上最高峰，我看见两个人，即使全部武装，扛着高出人头的巨大滑雪板，我仍然一眼认出，这两人住我们隔壁。他们昨天就在山脚下酒店的窗前，默默喝酒，发呆独处，偶尔微笑。我目不转睛。他们在我眼前一跃腾起，像大鹏展翅，刷一下没了踪影。简直判若两人。



### 五台山白塔

淡彩 荣德芳

需要这宁静。上海难得找得到了。想起林则徐有联——“春气遂为诗人所觉，夜坐能使画理自深。”独处疗心，休整繁华都市人之疲惫。友人说，独钓寒江，独立寒秋，未必因了哪颗橘子，哪一条鱼。我笑笑。想起师傅说过，写作也是“守护孤独”。水流云在，月到风来，窗外犬吠鸡鸣，恍若云间世界，窗下蝉吟鹤噪，品咂静里乾坤。这是属于静止的美好。



五台山白塔

那时天冷，我在一所农村的小学上小学，这所小学在祠堂里。天冷了，一下课，小伙伴们都往门口跑。有时，还挤着下课往教室门外走的老师，老师也不恼，让一下，小伙伴带着一股暖风向外冲，跑到祠堂外朝阳的墙壁处，一字排开，男的女的，混搭着——哟！那时还是小伙伴，再说，离青春期还远，于是，小伙伴们两小都无猜。哟！冷的天，温暖的童年。

那时天冷，我在一所农村的中学上学，有时，阴天，没有阳光，一下课，老师可能还没有走出教室门，我们就行动起来。做什么呢？跺脚。对的，跺脚，一二一，有时，小伙伴们还能踩出节奏来。咚、咚、咚……咚声中起灰，不一会儿，满教室的灰，按现在的标准，就是雾霾。可是，那时，我们男的小伙伴转眼看女的小伙伴，女的小伙伴轻轻摇一摇头，满教室的亲们，没有一个抱怨的。哟！正在走近的青春期。

那时天冷，我在一所县城的中学上高三。冬天，有时有阳光，有时没有阳光，可是，一下课，总有伙伴还是趴在桌子上用功，就是没趴，也是带着一腔心事走向厕所。一个个伙伴都开始觉醒了：前途在哪里？何处是光明？身体长得快的，可能还有暗暗的相思甚至爱情发生，这一发生，当然甜蜜，可是这甜蜜带来的问题也不少哟。人生的大问题压着，偶尔，我们也会感叹一句：老天，真冷！哟！正在迷茫，正在用功的青春前期。

现在，人在江南，小寒之后第六日，老天的温度大约只在初秋的水平上，并不太冷，瞎忙的间隙，怎么我一下想起那时故乡天冷、陷入温暖的回忆当中了呢……

《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》代跋

意义自然更大一些。

这部书的编撰，先后得到五十余位前辈、老师、学友、多家图书馆员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三编辑室各位先生的鼓励帮助，怨我在此不一鸣谢而铭记心中。但我却忍不住要提到施门弟子陈文华教授、王兴康社长，始终密切关怀我的编撰进程，如果没有他们的指导、帮助和督促，这部书确实很难完成。同时，承蒙学界泰斗张充和、饶宗颐先生题签，美国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赐序、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，在此一并敬致谢忱。

“民”字揣心中

孙波

是关门落锁的，这就给我们打击带来一定难度。当晚我决定，明天一大早就根据排摸情况，开展守候伏击，一定要打掉它！我们的运气很好，第二天上午，骗子的“道场”又开门迎客了，我组织力量全线出击，一下子就抓获了十名涉案对象。

公安社会管理的效果应当集中体现在社会的平安稳定上，因此，我们也确立了这样一个意识：小事大事，事关辖区稳定的事都是百姓的“要紧事”。

芷江西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，危棚简屋多、低收入群众多、邻里矛盾纠纷也多，此类“110”约占到派出所每天总量的五分之一。针对这一情况，我们全所自上而下协同配合，一方面深入工作、积极化解；另一方面，积极协调，主动推荐低收入人员到保洁、保安等岗位工作。这样一来，他们“窝”在家里的时

## 关于这部书

沈建中

这部书是我的一次学术实验。这场犹如“马拉松式”的实验，自闻听发令枪响，起跑出发，一路绝尘，直至发起冲刺，撞过红色终点线，整整十六年！今天，在淋漓汗水之中回味途中甘苦，仍感意犹未尽——就在书稿出校样时还在不断补充新发现的资料——若要坚持跑下去，恐怕杀青无日，于是借为纪念先生故去十年的由头而谋求成秩。

这部书也是我的一个学历。早在三十七岁那年踏上编撰之路，至今已足五十三岁了。回想编书初衷，无非是让自己有一个安心学习、系统读书的动力，随着时光的推移，编撰的深入，渐渐感到乐在其中，反倒成了打发日子的一种方式，做了一个晨写暮录的“文抄公”（当然，如何“抄”法也是各有会心的）。如斯长年累月，铢积寸累，“也给了我一点拿绣花针的训练”（模仿胡适先生语）。我乐此不疲地频繁出入图书馆，查阅各

个历史时期的旧报旧刊以及相关文献史料，把见到散落的点点滴滴串成线、捋拾成文，有时甚至似“侦探”一般考索。但有一个原则始终坚守：于“资料”决不强求，顺其自然，得失都觉得很种缘分，对文本并无轻重利害之虞。总之，整个编撰过程，对于我自己的意义不啻是享受学问的过程，尽管过程甘苦冷暖自知，但认识不断提高，理解亦逐步加深了，私心为乐。

本书付梓在即，我自问：连在先生门下做学生的资格都没有而竟敢编撰呢？想到先生从前主编《现代》发表“宣言”时谈到：《现代》是普通的文学杂志，不是狭义的同人杂志；又申明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、主义或党派，希望得到中国全体作家的协助，给全体文学嗜好者一个适合的贡献，当然是属于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方面的云云。

又想到《现代》甫一创刊，两期连载至交戴望舒译作，第三期先生即“第一要声明的，就是我已大胆把《西班牙的一小时》停止刊载了。关于这部散文，无论看原作或译文，都是第一流的文艺物，但是究竟因为全书有六七万字，在一个杂志上刊载一部长篇的散文译稿，终觉不十分好，所以已商得译者的同意，自本期起停止了”。

还知道先生弟子张江毕业后随侍潘雨廷先生同学，不遗余力地整理了潘氏大量著述，写作了《钱锺书传》《管锥编读解》，先生不但以不以为忤，而且赞赏有加。记得一次去华东医院探望先生巧遇文江君，他与我谈起过此事，对先生的豁达宽厚充满了感激之情。甚至记得先生对我的拙劣愚钝不可不斥讥嘲，这多少也“助长”了我的“自以为”，遂至“忘乎所以”，不揣浅陋，而成是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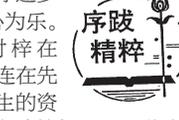
先生数十年沉潜书斋校园，毕生打开了名闻遐迩的创作治学“四窗”，1988年先生对言昭谈到：“东窗指的是东方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，西窗指的是西洋文学的翻译

遭遇了“医托”，骗走了他们7000多元钱，这些钱是他们借来给孩子看病的。听完了案情之后，我安慰了他们一下，叫民警赶快去他们说的地方调查一下。当天晚上下班时分，我刚走到门口，看到那对夫妻还坐在派出所旁边的台阶上，一脸愁苦。小孩子在哭，大人在抹眼泪，他们说：被骗了以后，已经没有钱住宿了，甚至连吃饭的钱都没有，不晓得怎么办才好。当时，我的心里非常震撼。我回派出所时，当即做了两件事情，第一件事是先安排民警去联系一个旅馆让他们住下，费用由我们派出所负责；第二件事就是去了解这个“医托”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原来这些“医托”把诊所称为“道场”，当“医托”把受骗对象带过去的时候，“道场”就会开门营业；而没有受骗对象的时候，那里

在我们芷江西路派出所，有一句座右铭：“只要将心交给群众，群众自然就会记住你。”说这句话的是电影《今天我休息》中“马天民”的原型之一、原指江庙路派出所优秀户籍警马人俊，他原来管理的社区恰好就在我们派出所辖区，在群众工作实践中继承好这宝贵的精神财富，是我们坚持的一个永恒主题。

公安的主业是打击，只有以打开路，才能防打并举。因此，我们所里确立了这样一个意识：小案大案，事关群众利益的案子都是必破案。

芷江西地区靠近铁路上海站，人员流动性大，治安情况复杂。我们就从辖区的热点、难点问题下手，首当其冲的就是“黑中介”诈骗。其间，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捣毁了一个“医托”诈骗团伙。去年7月的一天上午，我路过派出所一楼窗口，碰到一对外地夫妇抱着一个患面瘫的孩子正在报警。他们在医院门口



### 序跋精粹

沈建中

《现代》发表“宣言”时谈到：《现代》是普通的文学杂志，不是狭义的同人杂志；又申明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、主义或党派，希望得到中国全体作家的协助，给全体文学嗜好者一个适合的贡献，当然是属于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方面的云云。

又想到《现代》甫一创刊，两期连载至交戴望舒译作，第三期先生即“第一要声明的，就是我已大胆把《西班牙的一小时》停止刊载了。关于这部散文，无论看原作或译文，都是第一流的文艺物，但是究竟因为全书有六七万字，在一个杂志上刊载一部长篇的散文译稿，终觉不十分好，所以已商得译者的同意，自本期起停止了”。

还知道先生弟子张江毕业后随侍潘雨廷先生同学，不遗余力地整理了潘氏大量著述，写作了《钱锺书传》《管锥编读解》，先生不但以不以为忤，而且赞赏有加。记得一次去华东医院探望先生巧遇文江君，他与我谈起过此事，对先生的豁达宽厚充满了感激之情。甚至记得先生对我的拙劣愚钝不可不斥讥嘲，这多少也“助长”了我的“自以为”，遂至“忘乎所以”，不揣浅陋，而成是编。

先生数十年沉潜书斋校园，毕生打开了名闻遐迩的创作治学“四窗”，1988年先生对言昭谈到：“东窗指的是东方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，西窗指的是西洋文学的翻译



施蛰存先生肖像

《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》代跋

意义自然更大一些。

这部书的编撰，先后得到五十余位前辈、老师、学友、多家图书馆员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三编辑室各位先生的鼓励帮助，怨我在此不一鸣谢而铭记心中。但我却忍不住要提到施门弟子陈文华教授、王兴康社长，始终密切关怀我的编撰进程，如果没有他们的指导、帮助和督促，这部书确实很难完成。同时，承蒙学界泰斗张充和、饶宗颐先生题签，美国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赐序、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，在此一并敬致谢忱。

警界群星谱 爱心需要接力，请看本栏。